

评 闲 机

(明) 李 清 著

下 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闲评/ (明) 李清著 .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 李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62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9.625 字数 440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又名《明珠缘》，存50回。不题撰人。据考，作者为李清（1602 - 1683），字映碧，江苏兴化人。全称《绘图 机闲评全传》。石印本、铅印本，书名题《 机闲评明珠缘》或《明珠缘》。

【内容梗概】

书叙明万历年间，昆剧旦角魏子虚与侯一娘勾搭成奸，生下一子，取名进忠。二年后，子虚进京，一娘为匪所劫，十年后始得逃脱。一娘母子抵蓟州投宿客家。时客家小女印月丢失明珠，时常哭泣，明珠恰为一娘所得，遂送还印月。客家感激，后将印月许给进忠。后一娘入京寻子虚，未得，返回故里。进忠留于京内，先为程中书长随兼男宠，随程往湖广查税，程勒索事发，进忠又投鲁太监，为其北上送礼。一路结交狐朋狗友，勾奸鬼混，犯事不断，时逃时躲。后为狗咬伤而阉，经道士救助，辗转返回北京。进忠入宫，渐得神宗赏识和太子垂青，更名忠贤。神宗、光宗接连亡故，熹

宗即位，客氏印月为其乳母。熹宗年少，魏、客遂勾结一处，渐握内廷外省大权。借东林党结党不轨口实，魏监无端迫害忠良之士，朝内忠臣陆续遭陷。魏、客亦大肆聚敛钱财，大兴土木，搜刮民膏，树碑立传，为己扬名，更欲一朝登基称帝，万人同仰。魏监之子不满其父所为，客氏之婢秋鸿亦劝其勒马，然无力回天，只得归隐。魏、客愈发骄奢猖狂。熹宗归天，崇祯即位，清理朝纲，魏、客一党遂至末日。魏监畏罪自杀，客氏死于乱棍，沆瀣一党终土崩瓦解。

目 录

第 一 回	朱工部筑堤焚蛇穴 碧霞君显圣降灵签	(1)
第 二 回	魏丑驴迎春逞百技 侯一娘永夜引情郎	(16)
第 三 回	陈老店小魏偷情 飞盖园妖蛇托孕	(27)
第 四 回	赖风月牛三使势 断吉凶跛老灼龟	(39)
第 五 回	魏丑驴露财招祸 侯一娘盗马逃生	(52)
第 六 回	客印月初会明珠 石林庄三孽聚义	(65)
第 七 回	侯一娘入京访旧 王夫人念故周贫	(77)
第 八 回	程中书湖广清矿税 冯参政汉水溺群奸	(91)
第 九 回	魏云卿金牌认叔侄 倪文焕税监拜门生	(106)
第 十 回	洪济闸显圣斥奸 峰山村射妖获偶	(119)

第 十 一 回	魏进忠旅次成亲 田尔耕窝赌受辱	(136)
第 十 二 回	傅如玉义激劝夫 魏进忠他乡遇妹	(150)
第 十 三 回	客印月怜旧分珠 侯秋鸿传春窃玉	(165)
第 十 四 回	魏进忠义释摩天手 侯七官智赚铎头瘟	(180)
第 十 五 回	侯少野窥破蝶蜂情 周逢春摔死鸳鸯叩	(194)
第 十 六 回	周公子钱神救命 何道人炉火贻灾	(209)
第 十 七 回	涿州城大奸染疔 泰山庙小道怜贫	(223)
第 十 八 回	河柳畔遇难成阉 山石边逢僧脱难	(236)
第 十 九 回	入灵崖魏进忠采药 决富贵白太始谈星	(247)
第 二 十 回	达观师兵解释厄 魏进忠应选入宫	(260)
第二十一回	郭侍郎经筵叱陈保 魏监门独力撼张差	(272)
第二十二回	御花园嫔妃拾翠 漪兰殿保姆怀春	(286)
第二十三回	谏移宫杨涟捧日 诛刘保魏监侵权	(300)
第二十四回	田尔耕献金认父 乜淑英赴会遭罗	(312)

第二十五回	跛头陀幻术惑愚民 田知县贪财激大变	(324)
第二十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萧游击战败叩禅庵	(335)
第二十七回	傅应星奉书求救 空空儿破法除妖	(346)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	(357)
第二十九回	劝御驾龙池讲武 僭乘舆泰岳行香	(368)
第三十回	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	(379)
第三十一回	杨副都劾奸解组 万工部忤恶亡身	(392)
第三十二回	定天罡尽驱善类 拷文言陷害诸贤	(404)
第三十三回	许指挥断狱媚奸 冯翰林献珠拜相	(417)
第三十四回	倪文焕巧献投名状 李织造逼上害贤书	(428)
第三十五回	击缙骑五人仗义 代输赃两县怀恩	(438)
第三十六回	周蓼洲慷慨成仁 熊芝冈从容就义	(449)
第三十七回	魏忠贤屈杀刘知府 傅应星忿击张金吾	(458)
第三十八回	孟婆师飞剑褫奸魄 魏忠贤开例玷儒绅	(469)

第三十九回	广搜括扬民受毒 攘功名贼子分茆		(480)
第四十回	据灾异远逐直臣 假缉捕枉害良善		(488)
第四十一回	梟奴卖主列冠裳 恶宦媚权毒桑梓		(498)
第四十二回	建生祠众机户作俑 配官墙林祭酒拂衣		(510)
第四十三回	无端造隙驱皇戚 没影叨封拜上公		(523)
第四十四回	进谄谀祠内生芝 征祥瑞河南出玺		(535)
第四十五回	觅佳丽边帅献姬 庆生辰干儿争宠		(547)
第四十六回	陈元朗幻化点奸雄 魏忠贤行边杀猎户		(558)
第四十七回	封三侯怒逐本兵 谋九锡妄图居摄		(570)
第四十八回	转司马少华纳略 贬凤阳巨恶投环		(581)
第四十九回	旧婢仗义赎尸 孽子褫官伏罪		(594)
第五十回	明怀宗旌忠诛众恶 碧霞君说劫解沉冤		(606)

第二十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萧游击战败叩禅庵

诗曰：

妖人簞鼓害东林，贪令无谋漫请纓。
渔色渔财皆利己，盈城盈野不聊生。
正为一日修夙愿，至今三县泣残氓。
将军鼠窜几无命，幸有禅关可避兵。

不说田知县差人拿刘鸿儒。但说玉支和尚与跛李头陀兴妖作祟，在九龙山越发大肆猖獗起来，引得那一班愚夫俗子，信以为真，四方响应：千万景从。一日，玉支引鸿儒到大殿上，命跛李将法水一喷，传谕大众上堂共照真主。众人团团围看，但见刘鸿儒：

头戴冲天翼善冠，身穿蟒龙赭黄袍，腰系蓝田碧玉带，脚踏金线无忧履，手执金镶碧玉圭。俨然东岳长生帝，浑似文昌开化君。

众人齐声道：“一个皇帝，一个皇帝。”跛李道：“我自海外望气而来，帝星明于青、徐分野之地。我在此三年，今日始遇真主。你们俱是从龙辅佐的，且回去，明日分班来照。”都拥着刘鸿儒回到方丈前坐下。跛李喊道：“玉支！此是甚么时候了，还不出来议事。”玉支笑着出来道：“日期近了，还有何说？”那刘鸿儒如泥坐木雕的一般，莫知所措。只见一个斋公唤做黄统，说道：“如今虽是天数，但无兵将安能成事？”玉支道：“有，有，有！目下俱来也。”叫取斋簿来。管事的将簿子呈上。又叫鸣鼓聚众，一同来到殿上。玉支道：“数皆前定，你我俱是一会之人。富贵福祿各人分定，强勉不得。尔等愿留者可到池边去照各人的官爵，不愿者即今便行，不可在此搅扰。”那些愚民前被镜子照过，已早感动了，今又照出真主来，便各思做官图富贵，没一个不肯去照，于是齐声道：“弟子等蒙老爷教诲，众人皆情愿辅佐老爷，官禄大小，各听天命，何敢妄求。”玉支道：“既汝等齐心，须照簿上次序，十名一班，去照文武官爵，各注在本人名下；若无官爵者，亦不必烦恼。”众人应声，逐一点名，随着跛李往照去了。

少刻，只听得一片笙歌细乐，迎着一簇妇人，往西首静室里去。人传说道：“照出三宫皇后来了，中宫是乜淑英，东宫姓繆，西宫姓梁，俱是有丈夫的。”此时也顾不得他丈夫肯不肯，竟自送到刘鸿儒房里，听其受用。随后跛李拿出几个簿子来，对玉支道：“照出文官四十二员，武官五十一员，其馀头目不算。”文官以叶晋、黄统为首。武将为首四员：一个叫做龙胜，果然生得魁伟：

虎头燕颌气昂藏，凛凛身躯八尺长。
惯使钢鞭多勇猛，纵横到去不能当。

一个名唤戚晓，原是戚总兵的家丁，却也生得十分骁勇：

胆大心强志气高，冲锋入阵夺头标。
家传韬略人争羨，却是东莱产俊髦。

一个姓车名仁，陕西人，生就一身斑文，也是一条好汉：

生成虎体锦斓斑，炯炯双眸贯斗寒。
赤发黄须真异像，双刀举处没遮拦。

一个就是东阿人，姓陈名有德，其人生得身材瘦小，却也狡捷：

凹鼻尖头两眼圆，身轻捷便胜猱猿。
飞墙走壁浑闲事，万马军中敢占先。

玉支将四人用为头目，选内中精健者分作四队，往前山操演，就令防守山场，不许闲人出入，恐传扬出去。且治酒与真主并三位皇后贺喜。

正在分派未了，忽有人报道：“邹县有差人来了。”刘鸿儒忙起身躲避。跛李道：“放他进来。”却是四个快手、四个皂头气昂昂的走进来。黄统陪他们坐下。茶罢，问道“列位

到此有甚公干？”一个道：“我们奉本县田爷之命，来拿刘鸿儒的。”黄统道：“刘鸿儒久不在此，二月间往徐州买米，至今未来。”一个快手道：“胡说！他的妻子现拿在县里，招出他在此做会。可快叫他出来，你们各散的好，不然，滚汤泼老鼠，一窝儿都是死哩！”管事的摆上斋来，众人不吃。黄统再四央求，才做张做势的吃了。此须取出四十两银子出来，道：“委实不在此地。这些须薄敬，求列位笑纳，方便一二。”众差人道：“方便不得，张治、胡镇已打得快死了，监禁至今。他若不出来，我们先带你等去回话。”一个拿着铁绳就来锁黄统。众人忙上前来劝。那起差人狐假虎威的，哪里睬他，只是乱骂。只见跛李大叫道：“公门中好修行，自古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是果然不在这里，你们弄几两银子家去的到便宜，何苦这般凶狠！”一个少年快手骂道：“你这饿不死的黄病鬼，也来硬嘴，连这秃驴也带了去！”就向前来锁。跛李笑道：“来！来！来！一不做二不休，我到与你说好话，你到来太岁头上动土了！”众差人齐嚷道：“是哪里来的这个野畜生？先打他个半死再讲！”齐奔上前。跛李也不慌忙，掣出戒刀，将先上来的一刀砍下头来。那七个慌得乱嚷乱窜，被众人一个个都拿下。跛李指着骂道：“本该都砍了你们的驴头，但官差更差，来人不差。我今且放你回去，与你那诈害百姓的狗官说：我们在这里讲经教善，害他甚么事？他既诈了我们几千两银子去，又要来拿人，刘爷可是他拿得去的！叫他把颈脖子洗洗，来领刀去罢！”七个人战兢兢的抱头鼠窜而去。

跛李叫人把尸首拖倒后山烧化，便请众人出来商议道：“如今杀了差人，势不容己，可传令吩咐四将，谨守山口。

即令人往邹县、东阿两处探信，早晚必有兵来，我们好作预备。我去请两个人来御敌。”说罢，竟自去了。晚间仍置酒与三个妇人顽耍。鸿儒道：“不意弄假成真，把事弄大了，身家难保，屈陷父母、妻子在狱，如何是好！”心中忧惧不安。

过了三日，跛李自外叫进来道：“快些来接客。”玉支同刘鸿儒等忙出门迎接。只见一男一女，骑着黑白二驴。鸿儒上前施礼，二人下驴相见，迎入方丈内坐下。二人俱是道妆打扮，那男子是：

白袍四边沿皂，丝绦双穗拖蓝。手摇羽扇透天关，头上纶巾彻岸。

颌下长髯飘拂，耳边短髻弯环。冲虚雅度出尘凡，堪作三军帅范。

那女子也是雅淡妆束：

玉质梨花映月，芳姿杏蕊生春。凌波点点不生尘，卸却人间脂粉。素服轻裁白纛，竹冠雅衬乌云。轻烟薄雾拥湘裙，小玉双成堪并。

二人俱是青年秀质，叙礼坐下。鸿儒道：“远劳二位仙师俯临，有失远迎，罪甚！罪甚！敢问尊号？”跛李道：“这位仙丈道号元元子。这位就是他阉君真真子，是我昔日海上的相知，叨在他爱下，故请来扶助真主。”玉支道：“敢问尊姓？”元元子道：“山野之人，不接姓名于人世久矣，只称贱字罢

了。”茶罢，摆斋。跛李道：“探事的可曾回来？”黄统道：“来了。邹县见杀了他差人，便十分防守，已详上司请兵来剿，城门上严谨的盘洁哩。前日张翰林往南京去的，马牌都是从城上吊进去的。”元元子道：“必须先发制人，事不宜迟，先去取了邹县，一则救取家眷，二则取仓库钱粮，以供军需。”玉支道：“我已有计了，只须如此如此。”跛李道：“好计，此是初出茅庐第一功。”即刻传令，派人办起行头来起身。真真子便到内里去相见。

却说田知县见说杀了差人，大惊道：“这厮们敢于如此横行，其心大不善。”连夜备成详文，请兵征讨。一面拣选民壮士兵把守城池，严查出入，盘诘奸细。又恐东阿土城难守，遂将县事托与县丞，他往东阿去料理。这县丞本是吏员出身的，倒也谙练，各事谨慎，昼夜提防。到第三日，探马报道：“张翰林到了，离城只有四十里远。”县丞便吩咐预备下程，打扫公馆伺候，传夫迎接。自己却不敢擅离，只在城下迎接。午后先到了三个家人，押着八抬行李，逐一查明进城。至将晚时，许多家人拥着一顶官轿，后随六顶小轿，十六匹马，一哄而入。县丞迎接到了公馆，谒见过。复到城上查点。更夫、巡守回衙，犹不敢脱衣，只得连衣而睡。

到三更时，睡梦中忽听得一片呐喊之声，忙跳起来看时，只见窗子上照得如同白昼。只说是城中失火，忙赶出堂上。只见衙役报道：“不好了，贼兵已进城了。”忙问道：“是哪里的贼？”报事的道：“北门已开了，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正说间，只听得外面一片响声，早有数十人抢入衙门内来，手持器械打开狱门，把众囚尽行释放。四围火光烛天。县丞见事不谐，忙转身入内，不意隔壁察院衙内墙上跳

下几个人来，手起刀落，将衙内的人，不论男女，杀个罄尽。直到天初明时，刘鸿儒进城。才传令救火，将老母、妻子安插后堂，复升堂聚众。诸将都来请功。

原来昨晚之张翰林，就是玉支等着人妆来的。玉支、跛李等也到堂上坐下，叫人把张治、胡镇带来。二人战兢兢地跪下。刘鸿儒扶起道：“为小子的事，连累二位吃苦。如今敢求同举大事，共享富贵。”张治道：“小人是守分良民，如何可随你做这样事？”黄统道：“田知县怪你二位卖法受赃，他得了银子，将二位过付的必要灭口，以表他之清廉。你不如随了我们，以全性命，并可图下半世的快活。如今上司有甚分晓，官兵单弱，谅无我们的敌手，惟二公上裁。”二人逆料不能脱身，只得应允。玉支道：“今得了县治，可尊刘爷为主，我等序起爵位来好行事。”将公座移上暖阁，请刘鸿儒上坐。鸿儒道：“小子无德无才，焉敢当此大任？请那一位老师为尊，小子执鞭可也。”跛李大叫道：“你不为主，何人敢僭越？我们不过是紫微垣中小星，怎敢忘僭？”遂把刘鸿儒抱上座位按任，让众人上堂行五拜三叩首之礼。拜毕，鸿儒只得封玉支为左国师，元元子为右国师，跛李为护法国师，叶晋为左长史，黄统为右长史，龙胜、戚晓为左右指挥，车仁、陈有德为左右护军校尉，张治为冲锋将军，胡镇为破敌将军，母洪氏为太夫人，乜淑英为正夫人，缪氏、梁氏为左右夫人，自称为冲天将军东平王。封真真子为执法仙师。其除文武，待有功时再行授职。一面盘查仓库，修理官房。众人无妻室者，强娶民间妇女，凡美貌者，不论贵贱、有夫无夫，一概掳抢。正是：

乱杀平人不怕天，生民无计乐熙恬。
深闺多少如花女，风雨摧残更可怜。

这个消息传人东阿，那田知县惊得手足无措，连夜通报各上司，请速调兵征剿。上司正在议兵、议饷未定，又被他连下了郛城、汶上、费县三处。山东、淮、徐俱皆震动。兖州、徐州两处连忙发兵拒之。徐州营守备姓王，是个武进士出身，提了一千兵望沛县来。一路上打探，飞马报道：“贼兵已拒夏镇。”王守备将人马扎驻夏镇山口，尚未安定，忽听得一声炮响，山坡下拥出一队人马来。但见：

人人虎面，个个狼形。火焰焰赤锦缠头，花斑斑锦衣罩体。诸葛弩满张毒矢，笔管枪乱逞新锋。当当响动小铜锣，狠狠思量大厮杀。

来了约有五六百人，不分队伍，横冲直撞而来。王守备传令放箭。谁知都是些市井无赖、游手好闲之人，何曾会上阵冲锋；况又走了一日，腹中饥饿困乏了的人，一见贼势勇猛，个个都吓得手软脚麻，哪里挡得住？押阵的千把总先自逃走，被贼兵四面围住，如砍瓜切菜一般，杀个尽绝。只有百馀名马兵，保着王守备逃命。贼兵也不来追，只抢夺器械、马匹而归，回去请功。叶晋道：“我们乘胜即去取徐州，顺流而下驻扎淮安，以阻南北咽喉，大事就有几分了。”元元子道：“不可！徐州兵虽然败去，淮安乃南北重镇，有河漕两标重兵把守，不可轻取，且无退步。不如先取兖州为家，借现成王府，免得修造，那时或南或北，进退由我。”跛李

道：“仙师之言有理。”遂拨龙胜、张治领兵二千为前队，车仁、胡镇为后队，亦带兵二千。元元子带副将四员，二千兵为中军。戚晓引一千兵把守夏镇山口，邀截粮船。跛李同陈有德领一千兵取郟城，不题。

且说兖州兵备道奉巡抚火牌，调登州营守备苗先，会同道标把总吴成等，领兵五千剿捕。巡道亦亲自出城扎营，候各将参谒过，放炮起身，浩浩荡荡的往邹县来。不上五十里远，早有探马报道：“贼兵到了。”忙传令下营。苗守备在马上欠身道：“待卑职先去冲他一阵。”道尊道：“须要小心！”守备道，“喏。”催马上前，不上里许，贼兵早到。但见他：

青山缺里卷出一阵没头神，绿柳荫中撞出许多争食鬼。扁扎头巾尽蒙赤绢，棋子半臂皆插黄旗。簇拥刀枪似雪，飘摇旗帜迎风。人人勇健敢争先，个个威风思斩将。

苗先把枪一挥，众兵列成阵势。那贼兵本不按纪律，只是一字儿摆开。当先一员贼将，手挺长枪，跃马冲来。苗先忙上前敌住。战有三十馀合，张治渐渐枪法抵敌不住。龙胜见了，舞刀来助，胡哨一声，贼兵齐上，把官兵阵脚冲乱。苗先敌不过二人，只得拨马先走。众兵无主，各自乱窜。贼兵乘势赶来，遇着吴成的兵到拦住，各收军下寨。

次日，吴成出马，贼的中军已到。当不得他的兵多，官兵又折了一阵，巡道只得退入城中保护。贼兵齐集城下，四面攻打。城上矢石如雨，贼兵多伤。元元子叫且退去。晚间与张治商议道：“我看此城破于反掌，只是连日日辰不利，七日后才是庚申日，方可破。今日且去惊他一惊。”遂于袖